

世界/中/短/篇/小/说/经/典/书/系
hijiezhongduanpianxiaoshuojingdianshuxi

杨冬 未民主编
经典是不畏惧时间的，生命却耐不住“逝者如斯夫”的侵蚀，阅读
《世界中短篇小说经典书系》，用最少的旅费，达到生命的最远方。

带阁楼的房子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世界中短篇小说经典书系

带阁楼的房子

杨冬 未民 主编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世界中短篇小说经典书系

- 主 编 | 杨冬 未民
出 品 人 | 张四季
责任编辑 | 陆 风
出版发行 | 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 |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 130062
电 话 | 总编办:0431 - 86012927 发行科:0431 - 86012939
网 址 | www.shidaichina.com
印 刷 | 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|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字 数 | 1200 千字
印 张 | 65 印张
版 次 | 2010 年 1 月第 2 版
印 次 |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| ISBN 978 - 7 - 5387 - 0888 - 2
定 价 | 298.00 元(全 10 册)
版权所有 | 翻印必究

序 言

古人说“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”，对于现代人而言，行万里路易，读万卷书难。科技的车轮正以惊人的速度横扫世界，终日在电脑和千奇百怪的机器前忙碌的现代人，用电线、光缆、轨道或航线，把地球变成了一个村落。点击鼠标，我们可以在世界的任何角落把自己随意粘贴。

面对异域文明，缺少了读万卷书的底蕴，我们不仅频繁遭遇“对面相逢不相识”的尴尬，更不断积聚着那些源自心底的陌生。为此，我们渴望一种深层的理解，渴望一种心灵的融通；渴望一种旅行方式的回归——行万里路前，先在精神的行囊里放几本书，以让心灵和脚步行得更远。心灵的远足，不要“青春作赋，皓首穷经”，不要悬梁刺骨，凿壁偷光，也不要手不释卷、红袖添香。心灵的远足，只须在不经意的闲暇里读几部经典。

经典是不畏惧时间的，生命却耐不住“逝者如斯夫”的侵蚀，阅读《世界中短篇小说经典书系》，用最少的旅费，达到生命的最远方。



目 录

带阁楼的房子	1
智利地震	33
茵梦湖	57
马贩子的女儿	105
市场街的斯宾诺莎	137

带阁楼的房子

(艺术家的故事)

〔俄国〕

契诃夫





这是六七年前的的事了，那时候我在 T 省的一个县里，住在一个地主别洛库罗夫的田庄上；那个年轻人总是起床很早，穿一件农民的外衣，到傍晚就喝啤酒，老是跟我发牢骚，说是他从没得着过任何的同情。他住在花园中一个小屋里；我住在地主的老宅子中一个有圆柱的大厅里，那儿没有别的家具，只有一张宽阔的长沙发，我用来睡觉，还有一张桌子，我用来摊开纸牌玩“忍耐”^①。哪怕在没风的天气，那个亚摩司式的旧火炉里也永远发出轻微的嗡嗡声；遇到风暴，整个房子就颤摇，好像要咔嚓一声坍成粉碎似的；特别是在晚上，所有的十个大窗子忽然给闪电照得通亮，那才有点吓人呢。

我命中注定了经常闲散，简直一点事也不做。我

^① 一种单人玩的牌戏。

往往一连好几个钟头眺望窗外的天空、飞鸟、林荫路，看邮差送来的一切邮件，还有睡觉。有时候我走出房子，各处徘徊，到夜深才回来。

一天我在回家去的路上，偶然走到一座我见过的庄园。太阳已经在落下去。傍晚的阴影张开来，盖住了正在开花的裸麦。两排栽得很密、长得很高的老枞树站在那儿，跟两堵连绵不断的墙一样，中间夹出一条美丽幽暗的林荫路。我轻巧地翻过篱墙，顺这条林荫路走着。地上盖着树针，有一俄寸厚，走起来滑脚。那儿安静而黑暗，只有高高的树梢上的一些地方，有明晃晃的金光颤抖，在蜘蛛网里化成了虹。空中有一股树脂气味，浓得叫人透不过气来。后来我拐弯，走上一条两旁载着菩提树的长林荫路。这儿一切也是荒凉和古老，去年的树叶在我脚底下悲伤地沙沙响；在暮色里，阴影藏在树木和树木中间。右边的老果树园里，金莺用微弱的声音勉强唱着，它大概也老了。可是末后，菩提树林到了尽头。我走过一所带阁楼的白房子，门前有一块露台；我的眼前出乎意外地展开一个大院子、一个宽阔的池塘，池塘边上有一个浴棚、一片绿色的柳树，池塘对岸有一个村子，村子上有一个高高的、窄小的钟楼，钟楼上的十字架映着夕阳，像在燃烧。一刹那间，这景致使我感到一种亲切而熟悉的的东西的魅力，仿佛我小时候有一阵子见过这个

带阁楼的房子



Shijie Zhongduanpian Xiaoshuo Jingdian Shuxi

风景似的。

从院子通到外面田野去的是一道自石头门，那是一种旧式的、坚固的、雕着狮子的门；门口站着两个姑娘。其中一个年纪大些，身材苗条、面色苍白、很俊俏，生着一头厚密的栗色头发和一张固执的小嘴，脸上有一种严厉的神气，看也不看我；另外一个还很年轻，年纪不过十七八岁，也长得苗条而苍白，生着大嘴和大眼睛，看见我走过，就惊奇地瞧我，还说了句英语，害臊了。我觉得就连那两张娇美的脸我也仿佛早已见过似的。我走回家去，一路上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场好梦。

不久以后，一天中午，别洛库罗夫和我正在宅子附近散步，忽然出乎意外，一辆有弹簧的马车沙沙地擦过青草。滚进院子里来，车上坐着的正是那两个姑娘当中的一个。这是年纪大一点的那个。她是带着认捐簿来替遭了火灾的乡民募捐的。她讲起话来十分认真，眼睛不看着我们，详细地对我们说明西亚诺沃村有多少房子烧掉。有多少男女和小孩无家可归，经济委员会第一步打算怎么办，她现在就是其中的一个委员。她把认捐簿递给我们，等我们签了名，就收起来，立刻向我们告辞。

“您已经完全忘记我们了，彼得·彼得罗维奇，”她跟别洛库罗夫握手，说，“请来玩，要是 N 先生（她

念出我的姓名)愿意光临寒舍看一看那些崇拜他天才的人在怎样生活,我母亲和我都会觉得很高兴。”

我鞠了一躬。

她走后,彼得·彼得罗维奇讲起来了。依他的说法,那姑娘是上流人家出身,姓名是莉季雅·沃尔恰尼诺娃,跟母亲和妹妹住在田庄上,那田庄跟池塘对岸的村子一样都叫做谢尔科夫卡。从前她父亲在莫斯科居显要的地位,去世时候做到了枢密顾问官^①。虽然广有家财,沃尔恰尼诺夫一家人却不论冬夏总是住在乡下,从不离开。莉季雅在自己的谢尔科夫卡村的地方学校里做教员,每个月挣二十五卢布的薪水。她只花这笔钱,觉得自食其力很值得骄傲。

“那是一个有趣味的家庭,”别洛库罗夫说,“过一天到她们那儿去玩玩吧。她们一定很高兴跟您结交的。”

有一个假日,吃过午饭以后,我们想起沃尔恰尼诺夫家,就上谢尔科夫卡去看她们。她们,母亲和两个女儿,都在家。母亲叶卡捷里娜·巴甫洛夫娜,当年一定很美,现在岁数不算太大,却已经长得虚胖,害着气喘病,心境忧郁,神情恍惚;她极力找些关于绘画的话来应酬我。她先是听她女儿说起我也许会上

^① 帝俄时代的三等文官,品级相当高。

带阁楼的房子



Shijie Zhongduanpian Xiaoshuo Jingdian Shuxi

谢尔科夫卡来，就连忙回想她当初在莫斯科的画展上看见过我的两三张风景画，现在问我在那儿张风景画里表现什么。莉季雅，或者照她们的称呼，莉达，跟我谈话的时候步，倒是跟别洛库罗夫谈的多些。她认真，没有一点笑容，质问他为什么不到地方自治会里服务，为什么这以前逢地方自治会开会他从没出席过一次。

“这样不对。彼得·彼得罗维奇，”她责备地说，“这样不对。这是可耻的。”

“这是实话，莉达，实话，”母亲赞同道，“这样不对。”

“我们整个这一县都抓在巴拉京手心里了，”莉达接着转过身来对我说，“他是地方自治会的主席，把这一县里所有的职位全分配给他的侄子和女婿了；他要怎样就怎样。应当斗争。青年们应当组成一个有力量的团体才对，可是您看：我们的青年是什么样的青年啊。这是可耻的，彼得·彼得罗维奇！”妹妹任尼雅，在他们谈地方自治会的时候，一声不响。她不参加严肃的谈话，她家里的人还没有把她当做大人看待，却把她看做小孩子，叫她米修司，因为她小时候女家庭教师叫她“miss”^①她老是好奇地瞧着我，等到我翻看

^① 英语：小姐。

像片簿上的像片，她就对我解说：“这是叔叔……这是教父”，她伸出手指头指点那些像片；在这时候，她跟小孩那样把她的肩膀贴着我，我这才就近看清了她那柔弱的、没发育起来的胸脯、瘦瘦的肩膀、辫子、给腰带勒紧的苗条身材。

我们打槌球，打网球，在花园里蹀躞，喝茶，然后在晚饭席上坐很久。在那个安着圆柱、又大又空的房间里住过以后。来到这个舒适的小房子里，看见墙上不贴彩色画片，大家对用人讲话称呼“您”，我倒觉得仿佛不自在了。有莉达和米修司在场，我觉得样样东西都年轻而纯洁，样样东西都正派。晚饭席上，莉达又跟别洛库罗夫谈到地方自治会，谈到巴拉京，谈到学校图书馆。她是活泼、诚恳、有信仰的姑娘，听她讲话是很有趣味的，虽然她讲得太多，声音也太响——也许因为她在学校里这样讲惯了吧。另一方面，我的朋友彼得·彼得罗维奇从在大学念书时候起就养成把一切谈话变成争辩的习惯，讲起话来枯燥、没劲、冗长，分明想装成一个聪明而进步的人。他指手画脚，不料袖子带翻作料碟，弄得桌布上现出一大摊汁水，可是除了我以外，好像别人都没看见。

我们回家的时候，天色黑暗，没风。

“好教养不是表现在不把作料碰翻在桌布上，而是表现在别人碰翻的时候自己不去看，”别洛库罗夫说。

带阁楼的房子



Shilie zhongduanpian Xiaoshuo jingdian Shuxi

叹了一口气，“是的，这是很好的、有知识的一家人。我已经跟上流人断绝来往了；唉，简直断绝了！这全是因为工作，工作！工作！”

他说到人要是想做一个模范的农业经营者，就非辛苦地工作不可。我却暗想：他是多么呆板，多么懒散的家伙呀！每逢他认真地谈到什么事，他就用足气力拖长声音念“咿”！工作起来，也跟他谈话一样——慢腾腾，老是迟误，错过期限。我对他的办事能力已经不太信服，我托他把一封信带到邮局去，他却一连好几个礼拜把它揣在衣袋里。

“最痛心的事，”他跟我并排走着嘟哝说。“最痛心的事是不管你怎样辛苦地工作。却得不到别人的同情！得不到一点同情！”

二

从此我就常上沃尔恰尼诺夫家去了。我照例坐在露台下面的一层台阶上；一种不满意自己的心情煎熬着我，我惋惜自己的生活，因为它过得这样快，这样

没意思；我老是想，要是从自己的胸膛里把那颗越来越沉重的心挖出来，那多么好。同时，露台上有关谈话声，我听见衣服的沙沙声，翻书页的声音。不久我就看惯了这种生活：白天，莉达替病人看病，分发书籍，往往不戴帽子，打着阳伞。上村子里去，到傍晚高声地讲地方自治会和学校。这个苗条，漂亮，永远严肃，生着妩媚的小嘴的姑娘每逢大家谈到严肃的题目时，总是冷淡地对我说，

“您对这种事是不感兴趣的。”

她对我没有好感。她所以不喜欢我，是因为我是风景画家，在图画里没有表现人民的困苦，而且依她看来，我对她坚定信仰的事业漠不关心。我不由得想起来我当年走过贝加尔湖的岸边，遇见一个布略特族的女郎。骑着马，穿着蓝粗布的衬衫和裤子，我求她把她的笛子卖给我。在我们谈话的时候，那女郎轻蔑地看着我的欧洲人的脸和帽子，不一会儿就不愿意再跟我讲下去，吆喝着马，跑掉了。同样，莉达也看不上我，好像我是外国人一样。表面上，她从不做出讨厌我的样子，可是我自己是觉得的；我坐在露台下面的台阶上，一肚子的闷气，就说：“自己不是医生而给农民看病，那是欺骗他们；又说既有两千俄亩的田产，要做慈善家自然便当。”

她妹妹没有什么操心的事，跟我一样完全悠闲地

带阁楼的房子



Shijie Zhongduanpian Xiaoshuo Jingdian Shuxi

把生活打发过去。她早晨一起床，立刻就拿一本书在露台上一个很深的圈椅上坐下来，看着，她那双小小的脚几乎挨不到地，或者拿着书躲到菩提树的林荫路上去，要不然索性走出大门，到田野去。她成天渝看书，热切地看下去，只有从她眼睛那种有时变得疲乏昏眩的神情和变得极白的脸色上，才看得出这种阅读使得她的脑筋怎样疲劳。我来了以后，她看见我，总是微微脸红，放下书，活泼起来，用她的大眼睛瞧着我的脸，把她家里出的事告诉我，例如，仆人的房间里的煤烟起火了，或者有个工人在池塘里钓到一条大鱼。在平常日子，她常穿着一件淡色的罩衫和一条深蓝色的裙子。我们一块儿去散步，摘些樱桃回来做果酱，或者一块儿划船。每逢她跳起来摘樱桃，或者在船上摇橹，她那瘦弱的胳膊就透过她那肥大的衣袖露出来。或者，我在画画儿。她就站在我身旁看得出了神。

七月末一个星期日，早晨九点钟光景，我来到沃尔恰尼诺夫家。我在花园里蹒跚，走得离那所房子挺远。找白菊，那年夏天白菊生得很多；我在它们旁边做下记号，往后好跟任尼雅一块儿来采。那儿有一股温暖的风。我看见任尼雅和她母亲都穿着考究的淡色衣服从教堂回家来，任尼雅迎着风拉紧了帽子。后来我听见她们在露台上喝茶。

在我这样一无牵挂、为自己的经常的闲散寻找理由的人，夏天乡村别墅里的这类假日的早晨总是非常迷人。每逢苍翠的花园仍旧给露水浸润着，在阳光里灿烂发亮看上去似乎射出幸福的光，每逢房子附近有一股木犀草和夹竹桃的香气，年青的人刚从教堂回来，在花园里喝茶。每逢大家都这样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兴致挺好，每逢人知道这些健康的、吃饱的、美丽的人在那漫长的一整天中什么事也不做，人就不由得希望所有的生活都像这样才好。现在我就是这样想着，在花园里走来走去，还准备着照这样没有目的没有事情地过完一整天，过完整整一个夏天。

任尼雅拿着一个篮子走来；她脸上有一种神情仿佛她知道会在花园里找着我，或者有了这样的预感似的。我们采菊，谈天，每逢她问什么话，总要走到前面去看看我的脸。

“昨天我们村子里出了奇迹，”她说，“瘸腿的女人彼拉盖雅病了整整一年；看医生啦，吃药啦，都没什么用处；可是昨天来了一个老太婆，嘴里念了一阵，她的病就好了。”

“这算不了什么，”我说，“不应当光是在病人和老太婆中间去找奇迹。难道健康不是奇迹吗？生活本身不是奇迹吗？凡是不能理解的东西就是奇迹。”

“难道您不怕那不能理解的东西吗？”